



王明明 绘

聊齋志異選

蒲松齡◎著

中小學生必讀叢書

寫鬼寫妖高人一等

刺貪刺虐入木三分

鬼狐有性格，笑罵成文章

妖魅多人情，泣憤撼古今

教育部推薦書目

新課標同步課外閱讀

目录

自序	/1
画壁	1
劳山道士	/5
娇娜	/9
青凤	/17
画皮	/24
陆判	/29
婴宁	/37
聂小倩	/48
莲香	/56
阿宝	/68
红玉	/74
连锁	/81
夜叉国	/88

连城 /95

庚娘	/101
雷曹	/107
罗刹海市	/112
田七郎	/123
促织	/130
鸦头	/136
封三娘	/144
颜氏	/152
小谢	/156

狼（三则）	/165
鸽 异	/168
二 商	/173
仙人岛	/177
胡四娘	/188
宦 娘	/194
小 翠	/200
金和尚	/210
局诈（三则）	/214
霍 女	/221
于去恶	/230
大 鼠	/238
席方平	/240
贾奉雉	/247
瑞 云	/255
葛 巾	/259
黄 英	/267
书 痴	/274
晚 霞	/280
白秋练	/286
王 者	/294
竹 青	/298
香 玉	/303
石清虚	/311
粉 蝶	/316
丐 仙	/321
人 妖	/327

自序

披萝带荔，三闾氏感而为《骚》；牛鬼蛇神，长爪郎吟而成癖。自鸣天籁，不择好音，有由然矣。松，落落秋萤之火，魑魅争光；逐逐野马之尘，罔两见笑。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；情类黄州，喜人谈鬼。闻则命笔，遂以成编。久之，四方同人，又以邮筒相寄，因而物以好聚，所积益夥。甚者：人非化外，事或奇于断发之乡；睫在眼前，怪有过于飞头之国。遄飞逸兴，狂固难辞；永托旷怀，痴且不讳。展如之人，得毋向我胡卢耶？然五父衢头，或涉滥听；而三生石上，颇悟前因。放纵之言，有未可概以人废者。

松悬弧时，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，偏袒入室，药膏如钱，圆粘乳际。寤而松生，果符墨志。且也：少羸多病，长命不犹。门庭之凄寂，则冷淡如僧；笔墨之耕耘，则萧条似钵。每搔头自念：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？盖有漏根因，未结人天之果；而随风荡堕，竟成藩溷之花。茫茫六道，何可谓无其理哉！独是子夜荧荧，灯昏欲蕊；萧斋瑟瑟，案冷疑冰。集腋为裘，妄续幽冥之录；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；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！嗟乎！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；吊月秋虫，偎阑自热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乎！

康熙己未春日，柳泉自题

画壁

江西孟龙潭，与朱孝廉客都中。偶涉一兰若，殿宇禅舍，俱不甚弘敞，惟一老僧挂褡其中。见客入，肃衣出迓，导与随喜。殿中塑志公像。两壁画绘精妙，人物如生。东壁画散花天女，内一垂髻者，拈花微笑，樱唇欲动，眼波将流。朱注目久，不觉神摇意夺，恍然凝想。身忽飘飘，如驾云雾，已到壁上。见殿阁重重，非复人世。一老僧说

法座上，偏袒绕视者甚众。朱亦杂立其中。少间，似有人暗牵其裾。回顾，则垂髻儿，颀然竟去。履即从之。过曲栏，入一小舍，朱次且不敢前。女回首，举手中花，遥遥作招状，乃趋之。舍内寂无人；遽拥之，亦不甚拒，遂与狎好。既而闭户去，嘱勿咳，夜乃复至。如此二日。女伴共觉之，共搜得生，戏谓女曰：“腹内小郎已许大，尚发蓬蓬学处子耶？”共捧簪珥，促令上鬟。女含羞不语。一女曰：“妹妹姊姊，吾等勿久住，恐人不欢。”群笑而去。生视女，髻云高簇，鬟凤低垂，比垂髻时尤艳绝也。四顾无人，渐入猥褻，兰麝熏心，乐方未艾。忽闻吉莫靴铿铿甚厉，縲锁锵然，旋有纷嚣腾辨之声。女惊起，与生窃窥，则见一金甲使者，黑面如漆，绀锁挈槌，众女环绕之。使者曰：“全未？”答言：“已全。”使者曰：“如有藏匿下界人，即共出首，勿贻伊戚。”又同声言：“无。”使者反身鹞顾，似将搜匿。女大惧，面如死灰，张皇谓朱曰：“可急匿榻下。”乃启壁上小扉，猝遁去。

朱伏，不敢少息。俄闻靴声至房内，复出。未几，烦喧渐远，心稍安；然户外辄有往来语论者。朱踟躇既久，觉耳际蝉鸣，目中火出，景状殆不可忍，惟静听以待女归，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。时孟龙潭在殿中，转瞬不见朱，疑以问僧。僧笑曰：“往听说法去矣。”问：“何处？”曰：“不远。”少时，以指弹壁而呼曰：“朱檀越何久游不归？”旋见壁间画有朱像，倾耳伫立，若有听察。僧又呼曰：“游侣久待矣。”遂飘忽自壁而下，灰心木立，目瞪足软。孟大骇，从容问之，盖方伏榻下，闻扣声如雷，故出房窥听也。共视拈花人，螺髻翘然，不复垂髻矣。朱惊拜老僧，而问其故。僧笑曰：“幻由人生，贫道何能解！”朱气结而不扬，孟心骇叹而无主。即起，历阶而出。

异史氏曰：“幻由人作，此言类有道者。人有淫心，是生褻境；人有褻心，是生怖境。菩萨点化愚蒙，千幻并作，皆人心所自动耳。老婆心切，惜不闻其言下大悟，披发入山也。”

【今译】

江西的孟龙潭曾和一位姓朱的举人一起客居京城。有一天，他俩偶然走进一座寺庙里闲逛。这庙的佛殿和禅房都不太宽阔明亮，只有一个老和尚暂住在里面。老和尚见客人进来，便整衣相迎，领着他们在庙里各处参观。

佛殿里供奉着一尊志公塑像，两边的墙壁上画着精美绝伦的壁画，其中人物栩栩如生。东墙上画着散花天女，里面有个披着头发的少女，纤纤细手捏着一朵花，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，樱桃小嘴微微张开，好像要说话，明亮的眼波像流动的清水一般。

朱生一下子被这个仙女迷住了，久久注视着，不觉神魂颠倒，恍恍惚惚，想入非非。突然间，身体好像变得很轻很轻，腾云驾雾似的飞到墙上壁画里去了。这时，只见重重的殿阁楼台，已不是人间景象。有一个老和尚坐在佛堂上讲经说法，周围站着许多听讲的人。朱生也混杂在里面站立倾听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感觉到好像有人在偷偷地拉他的衣襟。回头一看，原来就是那个披发的少女，她对着他妩媚一笑，转身就走。朱生立即迈步跟了过去。那少女转过弯弯曲曲的回廊，走进一间小屋。朱生见状犹豫着，徘徊不敢跟进。那少女回过头来，举起手里的花朵，远远地向他招呼，他这才放心大胆跟了进去。屋子里没有人，朱生冲上去拥抱她，她半依半就，于是就趁机欢好相亲。

事后少女关上门离去。临走时，吩咐朱生不要弄出声响，夜里她会再来。这样暗中来往，连续几天，少女的同伴们都有所觉察。她们跑到少女的小屋里，搜出了朱生，跟少女开玩笑说：“肚子里小郎君已经好大啦，干嘛还要蓬散着头发充大姑娘？”她们捧来金簪和玉珥，催促少女把头发梳成高高的发髻。少女低着头，含羞不语。一个女伴说：“姐妹们，我们不要停留过久，再待下去人家恐怕不高兴了。”说完，大家说笑着，纷纷道别而去。

朱生再看少女，发髻如同一簇乌云，高高地盘结在头顶上，发型像只展翅低飞的凤凰，比起头发纷披时更加艳丽动人。看看四周无人，两人又亲昵起来。兰麝的芳香，沁人心脾，欢娱之情，越来越浓。

正当两人难舍难分之际，忽然外面传来哒哒哒的靴子声和哗啦啦的铁链声。紧接着又传来纷扰喧哗、争辩不休的声音。少女吃惊地爬起来，跟朱生一起往窗外偷看，只见一个面色漆黑的金甲使者，手执铜锤铁链，被众女伴围着。金甲使者说：“都来了吗？”众女子回答说：“已经全到了。”金甲使者又说：“如果有谁私下藏匿着下界的凡人，大家要立即告发，千万不要给自己找麻烦！”众女伴又齐声说：“没有。”金甲使者转过身来，像老鹰搜寻猎物一样四处扫视，好像马上就要搜到藏匿者了一样。少女非常害怕，吓得脸如死灰，惊慌失措地对朱生说：“赶快藏到床底下去！”说完，就打开墙壁上的一扇小门，逃走了。

朱生趴在床底下，吓得不敢大口喘气。过了一会，听见哒哒哒的靴子声到了屋里，随后又转了出去。再过一会儿，嘈杂的声音渐渐远去，朱生怦然跳动的心这才稍微安定。可是，他侧耳细听，屋外面还有来往说话的人。朱生忐忑不安地趴了很长时间，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有如蝉鸣，双眼直冒金星，这种情景，实在难以忍受，但也不敢乱动，只有等待着少女回来。朱生遭此惊吓，竟然都不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了。

这时，孟龙潭正在佛殿上参观，转眼之间找不到朱生，心里很奇怪，便向老和尚寻问。老和尚笑着说：“他听讲经说法去了。”孟生又问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答道：“不远。”稍等了片刻，老和尚用手弹弹壁画，大声喊道：“朱施主，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呀！”顿时，就见墙上显现出朱生的画像，他侧着耳朵站着，似乎在倾听什么。老和尚又大声呼喊：“你的同伴等你好久啦！”话音刚落，忽见朱生从壁画上轻轻飘落下来。到了地上，心如死灰，呆如槁木，直瞪着眼，腿足酸软。孟生见他这般模样，吓了一跳，就问他怎么回事，才知道朱生刚才正趴在床底下，听到敲击声像雷声一样，所以就冲出屋子探听。此时再看壁画上那位手举鲜花的少女，却见她头上那螺形的发髻高高地翘起，已经再不是原先双鬟下垂的少女发式

了。朱生惊讶地问老和尚这是什么缘故。老和尚笑笑说：“幻境是由人的内心产生的，贫僧怎能知道呢？”朱生心里郁闷，愁眉苦脸；孟生也心中骇怕，六神无主。于是两人马上起身沿着一级一级的台阶，走出了寺院。

异史氏说：“幻境是由人的内心产生的，说出这话的，像是一位深通哲理的人。一个人有了淫心，就会产生下流的幻境；一个人有了下流的心思，就会出现可怖的幻境。菩萨为了启发愚昧无知的人，显现千般幻境，实际上都是人的内心世界主动追求才产生的。老和尚苦口婆心很是诚恳，可惜朱、孟二人听了他的话没有大彻大悟，选择披发入山修养心性的道路。”

劳山道士

邑有王生，行七，故家子。少慕道，闻劳山多仙人，负笈往游。登一顶，有观宇，甚幽。一道士坐蒲团上，素发垂领，而神观爽迈。叩而与语，理甚玄妙。请师之。道士曰：“恐娇惰不能作苦。”答言：“能之。”其门人甚众，薄暮毕集。王俱与稽首，遂留观中。凌晨，道士呼王去，授以斧，使随众采樵。王谨受教。过月余，手足重茧，不堪其苦，阴有归志。

一夕归，见二人与师共酌，日已暮，尚无灯烛。师乃剪纸如镜，粘壁间。俄顷，月明辉室，光鉴毫芒。诸门人环听奔走。一客曰：“良宵胜乐，不可不同。”乃于案上取壶酒，分贲诸徒，且嘱尽醉。王自思：七八人，壶酒何能遍给？遂各觅盎盂，竞饮先■，惟恐樽尽；而往复挹注，竟不少减。心奇之。俄一客曰：“蒙赐月明之照，乃尔寂饮，何不呼嫦娥来？”乃以箸掷月中。见一美人，自光中出。初不盈尺，至地遂与人等。纤腰秀项，翩翩作“霓裳舞”。已而歌曰：“仙仙乎，而还乎，而幽我于广寒乎！”其声清越，烈如箫管。歌毕，盘旋而起，跃登几上，惊顾之间，已复为箸。三人大笑。又一客曰：

“今宵最乐，然不胜酒力矣。其钱我于月宫可乎？”三人移席，渐入月中。众视三人，坐月中饮，须眉毕见，如影之在镜中。移时，月渐暗；门人然烛来，则道士独坐，而客杳矣。几上看核尚故。壁上月，纸圆如镜而已。道士问众：“饮足乎？”曰：“足矣。”“足宜早寝，勿误樵苏。”众诺而退。王窃欣慕，归念遂息。

又一月，苦不可忍。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。心不能待，辞曰：“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，纵不能得长生术，或小有传习，亦可慰求教之心；今阅两三月，不过早樵而暮归。弟子在家，未谙此苦。”道士笑曰：“我固谓不能作苦，今果然。明早当遣汝行。”王曰：“弟子操作多日，师略授小技，此来为不负也。”道士问：“何术之求？”王曰：“每见师行处，墙壁所不能隔，但得此法足矣。”道士笑而允之。乃传以诀，令自咒，毕，呼曰：“入之！”王面墙，不敢入。又曰：“试入之。”王果从容入，及墙而阻。道士曰：“俯首骤入，勿逡巡！”王果去墙数步，奔而入；及墙，虚若无物；回视，果在墙外矣。大喜，入谢。道士曰：“归宜洁持，否则不验。”遂助资斧，遣之归。

抵家，自诩遇仙，坚壁所不能阻。妻不信。王效其作为，去墙数尺，奔而入，头触硬壁，蓦然而踣。妻扶视之，额上坟起，如巨卵焉。妻揶揄之。王惭忿，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。

异史氏曰：“闻此事，未有不大笑者；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，正复不少。今有伧父，喜疾毒而畏药石，遂有舐痈吮痔者，进宣威逞暴之术，以迎其旨，诒之曰：‘执此术也以往，可以横行而无碍。’初试未尝不小效，遂谓天下之大，举可以如是行矣，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。”

【今译】

本县有个姓王的书生，在兄弟中排行第七，是个世家大户的后代。他从小就爱慕道术，听说崂山上有许多仙人，就背起行李出门去游览访问。到了崂山，他登上一座山顶。那里有座道观，十分幽静。一位

老道士盘腿坐在蒲团上，满头银发直垂到脖颈上，可精神健旺，神态爽朗超俗。王生见了老道士，叩头下拜，恭敬地向他请教，那道士所说的话，道理深邃玄妙，王生请求拜他为师。道士说：“像你这么娇气、怠惰的，恐怕干不了辛苦活吧！”王生急忙回答说：“弟子能吃苦。”道士的徒弟很多，傍晚时全回来了。王生一个个拜见了他们，就留在了观里。

第二天清早，道士把他喊去，递给他一把斧头，叫他跟着大伙儿上山砍柴。他恭恭敬敬地听从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手脚全都磨出了一层层老茧，他吃不了这种苦头，暗暗地产生了回家的念头。

一天晚上，王生回到观里，看见有两个客人和师父一起喝酒。天色已经黑了，还没有点灯。师父就把纸剪成圆镜的样子，贴在墙壁上。一瞬间，那纸竟像月亮一样放出光芒，照亮了全室，连针尖大小的东西也可看得清清楚楚。徒弟们站在四周听候使唤，进进出出。一个客人说：“这样美好的晚上，难得的欢乐，不可不让大家痛饮一番。”道士听了，就从桌子上拿起一壶酒，赏给众徒弟，嘱咐他们尽情地喝。王生心里想：“七八个人，这么一壶酒，怎能让所有的人都喝足呢？”于是大家各自找来杯碗，争先恐后地抢着喝，惟恐壶里的酒没了。可是，尽管大家不停地轮流斟酒，可壶里的酒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减少。王生感到十分惊奇。

喝了一会儿，一个客人说：“承蒙主人赏给我们明亮的月光，可是这样喝闷酒没有意思，为什么不请嫦娥来助兴呢？”于是道士就拿了一根筷子，对准墙上的纸月亮扔去。只见一个小美人，从月光里走了出来。开始身長还不到一尺，落地后就和平常人一样高了。她腰肢纤细，颈项秀美，轻盈地跳起了“霓裳羽衣舞”。一会儿又唱道：“仙仙乎，而还乎，而幽我于广寒乎！”那歌声清越悠扬，像从洞箫里发出的音响一样。一曲方罢，她盘旋而起，腾跃上桌，正当大家惊奇看着的时候，那嫦娥又变成了一根筷子。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另一个客人说：“今天晚上玩得太高兴了！可我酒量有限，不能再

喝了。到月宫给我饯行好吗？”于是三个人就离开席位，慢慢地移进月亮里去了。大家看见他们三个人都坐在月亮里喝酒，连胡子眉毛也可以看得清楚，就像在镜子里看到的人形一样。不久，月光渐渐暗下去，徒弟点起蜡烛，只有道士独自坐在屋里，客人已经不见了，而桌子上还留着菜肴果品，再看那墙壁上的月亮，则不过是圆镜般的纸而已。道士问大家：“都喝够了吗？”徒弟们回答说：“喝够了。”道士说：“喝够了就早些去睡觉，别耽误明天砍柴割草。”众徒弟答应着，退了下去。王生心里又高兴又羡慕，回家的念头也打消了。

又过了一个月，王生实在苦得受不了，可道士连一点小小的道术都没有传授给他。王生感到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就向道士告辞说：“弟子跋涉好几百里，来向仙师学道，纵然不能传我长生不老之术，倘若教我一点小法术，也可以安慰我求教的一片苦心；如今已过了两三个月，不过是每天早早起来上山打柴，天黑返回道观罢了。弟子从前在家的時候，可从来没吃过这样的苦呀！”道士笑笑说：“我原先就说你干不了苦工。现在果真如此。好吧，明天一早就打发你走。”王生说：“弟子苦干了几个月的活，只求师父传授一点小法术，也算我这趟没白来呀！”道士问：“你想学什么法术呢？”王生说：“常见师父随便走到哪里，墙壁都挡不住。只要能学到这个穿墙术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道士笑着答应了，把口诀传授给他，叫他照着念诵，念完后，道士喊道：“进去！”可是王生面对着墙壁，不敢进去。道士又说：“你试着进去吧！”王生果然慢慢地朝墙壁走去，可是一到墙壁前便被挡住了。道士说：“你低下头猛冲过去，不要犹豫！”王生向后退了几步，当真低着脑袋奔了过去；到了墙壁那儿，只觉得空荡荡的，仿佛那堵墙并不存在；回头一看，自己真的已站在墙外了。他高兴得不得了，进来拜谢了师父。道士说：“你回家后，要心地清净，摒绝邪念，否则法术就不灵了。”便给他一些盘缠，打发他回家了。

王生到家后，自夸遇到了神仙，再硬的墙壁也挡不住他。他的妻子

不相信，王生就仿效上次崂山道士教他的方法，先离开墙壁几尺，然后向墙壁直冲过去。结果，砰的一声，一头撞到坚硬的墙壁上，猛然跌倒在地。妻子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，一看，额头上鼓起一个鸡蛋大的包。妻子笑他瞎吹牛，王生又惭愧又气愤，但也只能大骂老道士没良心罢了。

异史氏说：“听了这个故事的人，没有不哈哈大笑的。岂不知在当今的世上像王七这样的人还很不少。现在有些见识鄙陋的家伙，喜欢奉承而不喜欢听忠告，就像喜好伤身的疾患而惧怕治病的药石一般。于是就有舐痂吮痔的小丑，专门向他进献发威风逞暴虐的坏主意，来投其所好，并且哄骗说：‘只要照这个法子办，可以横行无阻。’开头用的时候，未尝不有点效果，于是就以为天下万事，都可以照此办理，不到碰坏头摔跟斗，势必不肯罢休。”

娇娜

孔生雪笠，圣裔也。为人蕴藉，工诗。有执友令天台，寄函招之。生往，令适卒。落拓不得归，寓普陀寺，佣为寺僧抄录。寺西百余步，有单先生第。先生，故公子，以大讼萧条，眷口寡，移而乡居，宅遂旷焉。一日，大雪崩腾，寂无行旅。偶过其门，一少年出，丰采甚都。见生，趋与为礼，略致慰问，即屈降临。生爱悦之，慨然从入。屋宇都不甚广，处处悉悬锦幕，壁上多古人书画。案头书一册，签云：“琅嬛琐记”。翻阅一过，俱目所未睹。生以居单第，意为第主，即亦不审官阀。少年细诘行踪，意怜之，劝设帐授徒。生叹曰：“羁旅之人，谁作曹丘者？”少年曰：“倘不以驽骀见斥，愿拜门墙。”生喜，不敢当师，请为友。便问：“宅何久辄？”答曰：“此为单府，曩以公子乡居，是以久旷。仆皇甫氏，祖居陕。以家宅焚于野火，暂借安顿。”生始知非单。当晚，谈笑甚欢，即留共榻。昧爽，即有僮子炽炭火于室。少年先起入内，生尚拥被坐。僮入，白：

“太公来。”生惊起。一叟入，鬓发皤然，向生殷谢，曰：“先生不弃顽儿，遂肯赐教。小子初学涂鸦，勿以友故，行辈视之也。”已而进锦衣一袭，貂帽、袜、履各一事。视生盥栉已，乃呼酒荐饌。几、榻、裙、衣，不知何名，光彩射目。酒数行，叟兴辞，曳杖而去。餐讫，公子呈课业，类皆古文词，并无时艺。问之，笑云：“仆不求进取也。”抵暮，更酌曰：“今夕尽欢，明日便不许矣。”呼僮曰：

“视太公寝未。已寝，可暗唤香奴来。”僮去，先以绣囊将琵琶至。少顷，一婢入，红妆艳绝。公子命弹湘妃。婢以牙拨勾动，激扬哀烈，节拍不类凤闻。又命以巨觞行酒，三更始罢。次日，早起共读。公子最慧，过目成咏，二三月后，命笔警绝。相约五日一饮，每饮必招香奴。一夕，酒酣气热，目注之。公子已会其意，曰：“此婢乃为老父所豢养。兄旷邈无家，我夙夜代筹久矣，行当为君谋一佳耦。”生曰：“如果惠好，必如香奴者。”公子笑曰：“君诚‘少所见而多所怪’者矣。以此为佳，君愿亦易足也。”

居半载，生欲翱翔郊郭，至门，则双扉外扃。问之。公子曰：“家君恐交游纷意念，故谢客耳。”生亦安之。时盛暑溽热，移斋园亭。生胸间肿起如桃，一夜如碗，痛楚呻吟。公子朝夕省视，眠食都废。又数日，创剧，益绝食饮。太公亦至，相对太息。公子曰：“儿前夜思先生清恙，娇娜妹子能疗之。遣人于外祖母处呼令归，何久不至？”俄，僮入白：“娜姑至，姨与松姑同来。”父子疾趋入内。少间，引妹来视生。年约十三四，娇波流慧，细柳生姿。生望见颜色，嚬呻顿忘，精神为之一爽。公子便言：“此兄良友，不啻胞也，妹子好医之。”女乃敛羞容，揜长袖，就榻诊视。把握之间，觉芳气胜兰。女笑曰：“宜有是疾，心脉动矣。然症虽危，可治；但肤块已凝，非伐皮削肉不可。”乃脱臂上金钏，安患处，徐徐按下之。创突起寸许，高出钏外，而根际余肿，尽束在内，不似前如碗阔矣。乃一手启罗衿，解佩刀，刃薄于纸，把钏握刃，轻轻附根而割。紫血流溢，沾染床席。生贪近娇姿，不惟不觉其苦，且恐速竣割事，偎傍不

久。未几，割断腐肉，团团然如树上削下之痂。又呼水来，为洗割处。口吐红丸，如弹大，着肉上，按令旋转：才一周，觉热火蒸腾；再一周，习习作痒；三周已，遍体清凉，沁入骨髓。女收丸入咽，曰：“愈矣！”趋步出。生跃起走谢，沉痾若失。而悬想容辉，苦不自己。自是废卷痴坐，无复聊赖。公子已窥之，曰：“弟为兄物色，得一佳耦。”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亦弟眷属。”生凝思良久，但云：“勿须！”面壁吟曰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”公子会其指，曰：“家君仰慕鸿才，常欲附为婚姻。但止一少妹，齿太稚。有姨女阿松，年十八矣，颇不粗陋。如不见信，松姊日涉园亭，伺前厢，可望见之。”生如其教，果见娇娜偕丽人来，画黛弯蛾，莲钩蹴凤，与娇娜相伯仲也。生大悦，求公子作伐。公子翼日自内出，贺曰：“谐矣！”乃除别院，为生成礼。是夕，鼓吹阗咽，尘落漫飞，以望中仙人，忽同衾幄，遂疑广寒宫殿，未必在云霄矣。合卺之后，甚惬心怀。一夕，公子谓生曰：“切磋之惠，无日可以忘之。近单公子解讼归，索宅甚急，意将弃此而西。势难复聚，因而离绪萦怀。”生愿从之而去。公子劝还乡闾，生难之。公子曰：“勿虑，可即送君行。”无何，太公引松娘至，以黄金百两赠生。公子以左右手与生夫妇相把握，嘱闭眸勿视。飘然履空，但觉耳际风鸣，久之曰：“至矣。”启目，果见故里。始知公子非人。喜扣家门。母出非望，又睹美妇，方共忻慰。及回顾，则公子逝矣。松娘事姑孝；艳色贤名，声闻遐迩。

后生举进士，授延安司李，携家之任。母以道远不行。松娘举一男，名小宦。生以连直指，罢官，挂碍不得归。偶猎郊野，逢一美少年，跨骊驹，频频瞻视。细视，则皇甫公子也。揽辔停骖，悲喜交至。邀生去，至一村，树木浓昏，荫翳天日。入其家，则金沔浮钉，宛然世族。问妹子，则嫁；岳母，已亡，深相感悼。经宿别去，偕妻同返。娇娜亦至，抱生子掇提而弄，曰：“姊姊乱吾种矣。”生拜谢曩德。笑曰：“姊夫贵矣！创口已合，未忘痛耶？”妹夫吴郎，亦来

拜谒。信宿乃去。

一日，公子有忧色，谓生曰：“天降凶殃，能相救否？”生不知何事，但锐自任。公子趋出，招一家俱入，罗拜堂上。生大骇，亟问。公子曰：“余非人类，狐也。今有雷霆之劫。君肯以身赴难，一门可望生全；不然，请抱子而行，无相累。”生矢共生死。乃使仗剑于门，嘱曰：“雷霆轰击，勿动也！”生如所教。果见阴云昼暝，昏黑如■。回视旧居，无复闾閻，惟见高冢岿然，巨穴无底。方错愕间，霹雳一声，摆簸山岳；急雨狂风，老树为拔。生目眩耳聋，屹不少动。忽于繁烟黑絮之中，见一鬼物，利喙长爪，自穴攫一人出，随烟直上。瞥睹衣履，念似娇娜。乃急跃离地，以剑击之，随手堕落。忽而崩雷暴裂，生仆，遂毙。少间，晴霁，娇娜已能自苏。见生死于旁，大哭曰：“孔郎为我而死，我何生矣！”松娘亦出，共舁生归。娇娜使松娘捧其首；兄以金簪拨其齿；自乃撮其颐，以舌度红丸入，又接吻而呵之。红丸随气入喉，格格作响。移时，醒然而苏。见眷口满前，恍如梦寤。于是一门团圞，惊定而喜。生以幽圻不可久居，议同旋里。满堂交赞，惟娇娜不乐。生请与吴郎俱，又虑翁媪不肯离幼子，终日议不果。忽吴家一小奴，汗流气促而至。惊致研诘，则吴郎家亦同日遭劫，一门俱没。娇娜顿足悲伤，涕不可止。共慰劝之。而同归之计遂决。生入城，勾当数日，遂连夜趣装。既归，以闲园寓公子，恒返关之；生及松娘至，始发扃。生与公子兄妹，棋酒谈宴，若一家然。小宦长成，貌韶秀，有狐意。出游都市，共知为狐儿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余于孔生，不羨其得艳妻，而羨其得膩友也。观其容可以忘饥，听其声可以解颐。得此良友，时一谈宴，则‘色授魂与’，尤胜于‘颠倒衣裳’矣。”

【今译】

有个书生叫孔雪笠，是孔子的后代。为人宽和厚道，善于作诗。他有个好友在浙江天台县做县官，来信邀他前去。他到了天台，那县官却刚巧去世了。孔生穷困潦倒，流落在那里，无法回乡，只好寄居在

普陀寺里，受雇给和尚抄写经文，以维持生计。在寺庙西面百多步远的地方，有单先生的一所大宅院。单先生原本是官僚世家子弟，因为一场官司，弄得家境败落，加上人丁稀少，已经移至乡下去住，于是这座大院就空闲起来。

一天，大雪纷飞，路无行人。孔生偶然走过单家门口，正好碰到门里出来一个风度翩翩，仪容美好的少年，那少年一见孔生，马上迎上来，躬身施礼，寒暄几句后，便恳请孔生到他家里做客。孔生挺喜欢这个少年，便爽快地答应了，跟他一同进家去。院里房屋不很宽敞。室内到处挂着锦缎幕布；墙上还挂着很多古人的字画。桌上放着一部书，名为《琅嬛琐记》。孔生随手翻开看看，都是自己没有读过的。他以为这个少年住在单家大院，一定是大院的主人，也就没有询问他的家世。那少年倒细问了孔生的经历，对他的困境深表同情，劝他开馆收徒。孔生叹息说：“我是流落在外的人，没亲没友的，谁肯替我向人推荐呢？”少年说：“如果你不嫌我愚劣的话，我愿拜你为师。”孔生听后大喜，但是不敢当老师，只请求和他做个朋友。于是问道：“这房子为什么总是锁着呢？”少年回答说：“这座大院原是单公子的，因为单公子搬去乡下住，所以空旷了很长时间。我姓皇甫，祖籍陕西。因老家被野火烧毁，只好暂时借这里安家。”孔生这时才明白，原来少年并非单家房主。

当晚两人有说有笑，非常投机。谈到深夜，少年挽留孔生与他同在一床睡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有个书童进屋生炭火。少年先起床，到内室去了。孔生还围着被子坐在床上。那个书童跑进来说：“公子的父亲来啦！”孔生吃了一惊，急忙下床。只见一位鬓发雪白的老人走了进来，向他殷切致谢，说：“先生不嫌我儿子愚笨肯教他读书，我很感激。不过，他刚刚开始学习，先生千万不要因为是朋友，就把他当成同辈相待。”说完，便赠送给他锦衣一套，貂帽一顶，鞋、袜各一双。等孔生梳洗完毕，便吩咐摆上酒菜。屋里摆设的桌子、床榻，主人穿着的衣服，都十分华丽，孔生都叫不出名目，只觉得光彩四射，

眼花缭乱。斟过几遍酒，老人便起身告辞，拄着拐杖走了。吃完了饭，少年公子送上他做的课业，都是古文诗词，并没有当时流行的八股文。孔生问什么缘故，公子笑着回答说：“我不想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。”到了黄昏，又摆了酒宴，说：“今晚尽情痛饮，明天就不能这样做了。”并招呼书童说：“去看看太公睡了没有？要是睡了，就悄悄地把香奴叫来。”书童去了一会儿，先把用绣袋装着的琵琶抱来了。随后，进来一个丫头，穿红着绿，非常漂亮。公子叫她弹一曲《湘妃怨》。她用象牙拨片勾动琴弦，发出激越悲壮的声音，旋律节奏跟他以前所听到过的都不一样。弹完后，少年又让香奴大杯劝酒。就这样一直玩到三更才散。第二天，他们清早起来，一道读书。公子非常聪明，过目成诵。两三个月后，作文便极精彩警辟。他们约定五天喝一次酒，每次喝酒都叫香奴做陪。有一晚，孔生喝得多了一点，目不转眼地瞅着香奴。公子看出孔生的意思，就说：“这个丫头是我父亲收养的。哥哥远离家乡，身边没有家眷照料，我早就在日夜代你考虑，不久就可为你物色一个合适的伴侣。”孔生说：“你要是帮我找一个，一定要像香奴这样的才好。”公子笑笑说：“你可真是少见多怪，如果以香奴为好的标准，那么你的愿望也太容易满足了。”

孔生在皇甫公子家住了半年。一天，他想到郊外走动，来到大门口，看见两扇大门反锁着，便问是什么缘故。公子说：“家父恐怕由于交游而分散精力，因此闭门谢客。”孔生听后，也就打消了外出的念头。这时正是炎热的夏天，潮湿闷热，两人便移居到园亭里读书。孔生的胸脯忽然长起个像桃子样的大包，一夜工夫便肿得像饭碗那么大，痛得他呻吟不绝。公子早晚都来看望，急得寝食不安。又过了几天，毒疮更厉害了，连粥水也不能下咽。太公也来探望，见此情形，与公子相对叹气。公子说：“我昨天晚上想，先生的病，娇娜妹妹能够医治，便派人到外祖母家叫她回来。但不知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来？”说话间，书童进来说：“娜姑回来了，还有姨娘和松姑也一同来了。”皇甫父子听了后，急忙跑进内室。不一会，公子便领着娇娜